

美側面像

劉尊棋著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美 國 側 面 像

劉 雜 著

活 生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舊 店

539·Q237·36K·P.174·\$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第三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7001—17000冊

•總 管 理 部•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各 地 分 店•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潘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济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三 次

再版序	(一)
一 紐約客	(四)
二 小城市風光	(十六)
三 『黑人問題』	(三)
兩個故事	(三)
一條鴻溝	(三)
是解放了麼？	(十六)
產業中的歧視	(三〇)
政治及其他	(三)
排猶運動	(四〇)

被分割的自由..... (三)

法西斯通病..... (四)

女人們..... (五)

下一代..... (六)

勞工..... (七)

工資・利潤・物價..... (八)

資本家的攻勢..... (九)

勞工貴族..... (十)

工人階級的新陣容..... (十一)

土地上的奴隸們..... (十二)

兩張影片..... (十三)

佃農和雇農..... (十四)

關於 TVA (十五)

九

財主們的政治..... (十六)

競選的政黨.....(三)

這叫做民主.....(六)

也有矛盾.....(104)

一〇 報紙透視.....(105)

富豪的自由.....(105)

新聞來源的獨佔.....(111)

標準化與統屬化.....(112)

『自由』與負責.....(113)

一一 雜誌攤.....(114)

家系.....(114)

津貼.....(115)

幫兇.....(116)

一二 人民障礙.....(117)

怎樣逼出來的?.....(118)

進步黨誕生.....(15)

爭取勝利.....(15)

面對着迫害.....(15)

(AII)

(BII)

再 版 序

這本小冊子裏的文章幾乎全部是我在一九四八年從美國到香港後爲「華商報」寫的。這些文章經該報連載之後，生活書店集爲單行本，在內地發行。但因「生活」在上海已受到國民黨嚴重迫害，它就以「士林書店」這個假名字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同時，「生活」又在東北大連以新中國書局的名義印了一版。

我在美國只住了十個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大部分時間化在紐約。此外，我橫越大陸兩次，看了十幾個大小城市，並特別看了一看南方幾個以黑人爲大多數居民的州。在這期間我有機會遇到各色各樣的新聞記者、工會「老闆」、進步的工人、黑人中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真正進步的和自以爲進步的自由主義分子。

在這個期間，一方面美國政府實行了企圖奴役世界的馬歇爾計劃、大規模發

動了『冷戰』、瘋狂地迫害着共產黨領袖和進步分子；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展開了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的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運動。

我沒有企圖在這些文章裏對美國整個社會作一個分析性的研究，而只是就我耳聞目睹的真實現象記載下來。以爲沒有到過這個國家的人們的一個大略介紹而已。既然是兩年多以前寫的東西，這裏提到的事實和數字只能是在當時被認爲大致正確的。不過當現在再版時重新看過一遍之後，我覺得本書中所敘述的各種情況並沒有基本的變化。如果有變化，那就是美國以更大的瘋狂性進行着侵略戰爭的準備和更公開地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在這種一般的變化中，兩年前以自由主義面貌博取政治資本的若干個人如華萊士之流，竟變成了原子彈戰爭的鼓吹者了。

兩年來的變化更重要地表現在美國人民反對戰爭和反對法西斯鬥爭的進一步的尖銳化。他們反對普遍軍訓、反對三忠誠三宣誓、反對登記政治信仰、反對野蠻的麥卡倫法案等的鬥爭；他們在特務警察的狂暴鎮壓下勇敢和廣泛地展開來的

和平簽名運動；特別是因福萊廣場對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審判所激起的進步人民中間的憤怒——這一切都匯聚成爲美國爲建立人民陣線與實現人民民主而鬥爭的洪流。

隨着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發展，美國人民將日漸有效地担负起從內部來瓦解它的反動統治的歷史任務，這是一天比一天明顯的了。

一九五〇、一〇、一

一、紐約客

今年是紐約建市的五十週年。在這樣年青的城市中，八百萬居民中沒有十分之一是居住了三代以上的。但每三年中到過紐約的人，總計有全美國的人口那麼多。所以在紐約，人人都有些做客的感覺。

有人說，紐約是美國一切現象的縮影，同時也是美國一切現象的否定，因為它有許多不屬於美國的特點。這本是可以應用到上海、香港、倫敦、巴黎或任何大城市的一句話。不過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做到世界的『最』字的美國，在紐約就特別顯著了。

『紐約客』是來自七十個不同國度的人民。他們有一百多不同派別的宗教，有二百種不同文字的報紙。他們說着八十三種不同的方言。紐約聖經會也就用那麼多不同的話印成聖經。

這許多不同種族、語言、風俗習慣的人，無形中把紐約分成若干不同的地區。例如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和義大利人住區相毗連。俄羅斯人區附近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住區。這些都在下半城。靠中半城則有德國人區，瑞典人與丹麥人區，還有敘利亞人區。靠上半城則有西班牙人與古巴人區。另有一個很大塊地區幾乎全是黑人和普瑞托立哥人，那就是有名的「哈蘭姆」。這些不同的居民區都在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最主要的一個曼哈頓島上。在另外一區布魯克林，則大部份是各國來的猶太人。

提到「哈蘭姆」，紐約有紳士感的人大都望而卻步。紐約六十萬黑人中，一半以上都住在這裏。我一到紐約，有些朋友就警告我，那裏是去不得的，因為白晝都會搶人。有的還引述了一些被搶的事件。但我單身去了幾次都未出事。

住在哈蘭姆區的並不都是窮人，不過這裏既成爲「黑帶」，垃圾多，窗口晒着衣服，赤腳的孩子抓糖菓吃，自然構成和許多上層住宅區不調和的現象。後來我發現每一個大城市都有這麼一個「黑帶」。

受到排斥，就蓄藏反抗。美國衆議院中僅有的兩個最前進議員都是紐約哈蘭姆區選出的——馬堪多尼歐和埃薩克遜。

我離開紐約前會到哈蘭姆拍幾張照片。在街角上遇到兩個工人模樣的黑人。我要求他們進入鏡頭。一個矮些的不好意思地走開了。另一個高大的看了看我，便向他大笑，並且高聲說：

「喂！這個中國人，他們在打着內戰，我們不是也快了嗎？哈，哈，哈！」
我驚異地過去問他，他的話倒底是什麼意思。他忽然嚴肅起來，說：「你不懂麼？我們都是連狗也不如的人（Under-dogs）。誰知道什麼時候就要幹他一場。幹起來時，不是和你們的內戰一樣麼？」

紐約市所有的馬路如一條條接起來，等於橫貫全美國兩倍的長度。曼哈頓的街道排列得像圍棋盤一樣的整齊。只有一條叫做百老匯的長馬路從西北端斜通到東南端，在市區內造成許多三角形的『方場』。最熱鬧的方場要算『時報方場』，就是紐約時報前面幾條街交叉的中心。雖說是方場，但日夜都擠滿了車輛和行

人，緊張萬狀，幾無隙地。這一帶也就是劇場和影院麇集的所在。去年除夕在時報方場凌熱鬧的人，警局估計有三十萬。單身女子都不敢去，因為那天晚上任何男人強吻一個女人可以不受罰。

方場是小人物休憩的場所。有許多長凳。沒有風雨的日子，長凳上總坐滿了年老和失業的人們。在炎夏天，這些長凳便成爲無家可歸的人的免費宿舍。紐約中央公園裏外的長凳，夏天每日有一萬以上的人過夜。

無家可歸的人的另外一些宿舍，是地下電車和電影院。地下電車化五分錢最長可坐二百六十六哩，夜間照樣開行，坐客少，有人便在長椅上睡一夜，清早爬上地而來。便宜的電影院有兩角錢可進去，從一早不斷地映到後半夜，到裏面瞓覺，比付任何租金都便宜，醒來還可以看一部片子。

但是最生動的方場是聯邦和哥倫布兩個方場。每天黃昏都有好多『肥皂箱上』的政客演說。每一個演說者的聽衆也許只有兩三個，也許一兩百。太陽西沉後，三五成羣的人圍住幾個手舞足蹈的演說家。有些鄭重其事地弄一張椅子，椅



房裏的動物人小是能力

背上插着一面星條旗，人站在椅子上講，旁邊還有人散發傳單小冊。有的真地站在一隻肥皂箱上。但大多都是立在平地上。

演說的人有時很容易被發覺是屬於某一個政黨的，有時則聽他講了十分鐘還弄不清楚他到底主張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這一組像在聆聽一個紐約自由黨的發言人。那一組中像是個托派在叫囂，旁邊一個老女人散發着「新領袖報」。他的旁邊也許是個進產黨的演說者，也許是一個禁酒派。聽衆大體上是嚴肅的，常常也打斷演說者的話，插進一個譬喻，表示強調同意他的話，或者提出惡意或善意的質問，那時聽衆中另外也許有人會阻止這個多話的人，於是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從來沒有一個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人在這些方場演說。全國幾千家報紙和所有無線電台都控制在他們手中。兩黨在紐約市有五百以上的俱樂部。他們無須在這樣的方場上浪費精力。

有一天晚上在百老匯散步，我碰到一羣人在街口騷動着。原來有兩個美共黨

員在演說，和散發小冊子，給一羣惡少搗亂了。他們把未散掉的小冊子搶過去撕毀在地上。然後一哄而散。我走進人羣中時，一個作看熱鬧狀的人說：『沒有什麼！打康米斯（美國污辱共產黨的譯號）！』

我像是看到了暴風雨前的一片烏雲，又像置身於『柏林最後列車』中描寫的景象。

高熱的政治氣候，貧窮的深淵，罪惡的森林，財富的金字塔，虛榮和享樂的迷宮——構成了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百貨店。在這個大百貨店裏，『保持忙碌』成爲每個人生活的必要原則。從證券交易所到地下電車，人人都像抓住一分一秒鐘在忙碌。有錢的忙於享受。小人物們也只有忙碌，方能生活和忘掉生活的苦悶。一個東方人在這裏感到沒有精神生活，又做不到美國人那樣有事和無事忙，就會覺得悵惘。

一百零八層的摩天樓『帝國大廈』，付兩元美金可以登樓頂瞭望全市，心曠神怡。兩年來有三十幾個人卻從這裏跳下自殺。於是樓主爲保持名譽計，訓令全